

城市清音

窗外的米兰花

□ 胡 虹

夜幕降临，窗外的米兰花送来阵阵清香。教师节快到了吧，在这个米兰花香悄悄弥漫的时刻，我敬爱的老师们又一次穿过记忆的隧道，一个一个向我走来。其中有一位老师，他个子瘦小，脊背笔直，精神抖擞。他就是我敬重的胡兴安老师，白峰中学的校长长。

胡兴安老师，也是我初中时候的化学老师。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胡老师，是被英语老师喊去教导处受训。

我自以为当年应该是个乖巧的女生，不知为何让英语老师列入那一份上课捣蛋的学生名单，而且是唯一的女生。在二楼半那个教导处——楼梯上的一个阁楼，有两三位学校领导挤在一起办公，作为校长的胡老师也在其中。我缩在那一群还在挤眉弄眼的男生后面，流着委屈羞愧的眼泪，止也止不住。所幸的是胡老师竟然没批评我，让我回教室了，留下那些瞪大了眼的男生。那一刻，我心中油然升起对胡老师的敬重和感激。

第二年，胡老师调到郭巨去了。等我上初三时，他又回来当校长了。初三开学不久，我发现原本在学校围墙外那个“加强班”的

学生不见了。这个班级曾像孤独的王者，与我们处在两个不同的世界，一个围墙外，一个围墙内。他们自由自在地在他们的世界里称王称霸，每回路过，我经常会看到教室里正上演《大闹天宫》。

后来得知，那班学生被刚到白峰中学的胡老师拆分到各个班级，让他们也在围墙内的世界里读书了。胡老师叮嘱班主任，多关注那些学生的表现。对表现不好的学生，他找来一个个谈心。此外，每周一次，他把原先加强班的学生召集起来集中鼓励鞭策。

胡老师说，这样搞一个加强班，说是加强，其实就是给他们戴上了差生的帽子，极大地挫伤了学生们的自尊自信；作为老师，要把每一个学生都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去珍惜、去呵护，不抛弃、不放弃。

那天，我坐在胡老师的办公室闲聊。办公桌上堆积的一叠叠厚重整齐的文件盒，似乎在告诉我，这么多年来，胡老师的工作作风依旧严谨认真一丝不苟。聊着聊着，我们聊到了白峰中学。说起学校要搞六十周年校庆了，很是感慨。在白峰中学工作了整整二十年的胡老师，肯定有许多故事值得我去探究。在我的强烈要求下，胡老师回忆起当年与

白峰中学的一桩桩往事。

白峰中学最早的校址是在现在的白峰村老年协会那里。上世纪六十年代末，师生们勤工俭学，靠去沿亭湾敲石子创收来的180元钱，作为当年校办厂的启动资金。有了校办厂，学校慢慢就可以干大事了。

1972年，校长王才根老师和副校长胡兴安老师偕同全体师生，踏上了白峰中学迁建的旅程。他们去县革委会申请征地批条，去教育局申请筹建资金。当时，教育局一共只给了两万元钱。所幸有校办厂。

说起校办厂，胡老师口中一直挂着一位老师的名字，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他的无比敬重。他叫罗忠烈，是当年白峰中学的物理老师兼负责校办厂工作。胡老师离开白峰中学时，曾对在校老师说过一句话：“你们可以忘了所有老师，但不能忘了罗忠烈老师。”

1974年底，在各方的支援下，在全体师生的努力下，为学校争创争收的校办厂搬迁过来了，有着200米跑道的大操场填实夯实了，容得下全校师生开会的大礼堂建造完成了，宽敞明亮的教学楼拔地而起了……从此，庄山旁终日回荡着少年朗朗的书声、嘹亮的歌声、快乐的笑声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白峰中学还没通电。黑夜里，学生们就着昏黄的汽油灯苦读。让学校早日通电，是迫在眉睫的事。可这不是那么简单的事。为了一根电线杆，胡老师辗转托人，四处奔走，终于开来了介绍信；然后单枪匹马奔赴奉化石沿村。这个陌生的地儿，啥都没听说过。一路颠簸着到了石沿，天已黑黑，吃了个馒头充饥，就宿在一农户家的破旅馆，小小的房间里横七竖八躺了十多个人，异味刺鼻，一夜未眠。第二天，罗忠烈老师千方百计联系好的货车准到了石沿村。历经艰辛，那根电线杆终于高高矗立在白峰中学了。它宣告着，白峰中学从此告别了汽油灯时代。

胡老师说，白峰中学良好校风的形成，不是靠一两个老师的努力，而是靠全体师生的付出。那时候，每一位老师的心中只有学生，只有学校；为了学生、为了学校，无论多苦多累他们没有一句怨言，老师们的心里总是那么踏实那么开心。

再说说家长会的事吧。那时候许多家长不重视学生在校情况，而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或者农务繁忙也是他们不参加家长会的原因。针对这些情况，胡老师和班主任老师一个村一个村地走下去，到村里去开家长会。除了开家长会，他们还到每位学生家中走访。老师们有的骑着自行车，有的靠步行。不管严寒酷暑，崎岖不平的村道上，洒下了他们辛勤的汗水，印下了他们踏实的足迹，留下了他们真诚的笑容……

夜深了，窗外的米兰花香越发清新芬芳。此时，那熟悉的旋律又在耳边响起：“老师窗前有一盆米兰，小小的黄花藏在绿叶间，它不是为了争春才开花，默默地把芳香洒满人心田……”

人间真情

老师背上的那朵花

□ 张晓红

小时候，到了该上学读书的年龄了，我却因残疾，还不能独立行走。只会在家里，双手挪着小凳子勉强挪几步，一不小心就要摔倒。妈妈忧伤地说，自己身子弱力气小，腰又有病，不能背我去学校，一下子也找不到能背我上学的人。我不能和小伙伴们一起去上学读书，常常伤心地哭泣。

早上，我要妈妈陪我到村口河边的大柳树下，看着小梅阿萍她们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地去上学；傍晚，又去迎接她们有说有笑地放学归来。

到了第二年的暑假结束之时，小伙伴们陪同一位年轻的女老师来了我家。女老师圆圆的苹果脸，亮亮的大眼睛闪着笑盈盈的光。她说她姓孙，刚执教一年级。知道了我的情况和我想上学读书的愿望，就先来我家访摸底。要我马上报名，就读她的班级。以后，她会和另外几位年轻的女老师一起背我上学放学的。

妈妈见她自己还只是一个文静秀气的女孩子，怎么好意思让她背我？就婉言谢绝了。孙老师说，没关系，她是农家出身，干过农活，有力气背得动我的，再说还有另外几位年轻的老师也会一起参与进来。说得妈妈感动地点着头，同意了。

我也能上学读书啦——我激动兴奋，又是高兴地每天掰着手指头，数着开学的日子。

九月一日的大早，天刚蒙蒙亮。我穿上新衣，妈妈陪同，托我的小姨妈抱着我，来到了学校。孙老师颇感意外地在校门口遇见了我们。原来，她是准备出发到我家来背我的。于是，她就把我们引领到了我要就读的课堂。妈妈噙着眼泪，又托付了孙老师。孙老师说：大姐请放心，我会尽力照顾好的。你家离学校不远，以后每天我会和另一位老师一起背着她上学放学的……妈妈也再一次叮嘱我要用心读书，听老师的话。中午饭她会送来，我不去家里。

坐在明亮的教室里，听着老师清亮婉转动听的讲课声，还有同学们一起朗朗的读书声，我喜悦之极，每天的上学放学，都是由孙老师背着我，我感到多么幸福，又多么的有依靠。而且，我也发现，孙老师的身上有一股淡淡的花的香味，我多想孙老师能多背我一些时间。

天气凉起来了，要穿毛衣了，孙老师背我时，常常把外衣都脱了，只穿一件白色的布衬衣。当她背上我，没过多久，她的后背会热起来。把我背到目的地放下后，她红通通的圆脸上挂满晶莹的汗珠。穿着白布衬衣的后背，会透露出里面淡红内衣的、显然是被汗水浸透洇出来的一个图案。我仔细一看：真像一朵淡淡红红的花，像一朵开着的月季花、山茶花，又像栀子花。我要妈妈来看，我说老师后背的白衬衣印出了一朵花。妈妈一看，眼泪盈眶，说：孙老师背着你，有多吃力，有多累！汗水把内衣都湿透，还洇到白衬衣上来了……

几年以后，当我有点长大稍微懂事以后，才有深深的体会：孙老师一个文静温柔的女孩，要把胖乎乎的我，背在身上，行走当时乡间的小路、田埂上，有多艰难。但她咬紧牙关，每天坚持着背我。她常以她的力气比另外几位老师大为由，总是由她来背我。而且，在课堂里，她也如同妈妈一样，细心地关心照顾着我。我要如厕了，她会背我去；学校组织去看电影，她也定要背着我一起去看。一直背着我读完了一年级，直至读二年级，我去上海医院动脚手术。后来，我就能双脚着地独自行走了。

漫漫人生路，更兼风雨坎坷。我一直怀念儿时的启蒙老师——背着我去读书的年轻美丽的孙老师。几十年过去，老师白衬衣上被汗水透洇出的如花般的那个图案，一直让我记忆犹新。

生活短笛

我的高老师

□ 封 君

人群中的高老师是赫然醒目的。她身材颀长，体态端庄，衣衫素朴，皮肤白皙。我上前与她热切地打招呼。显然，高老师对我还是颇有印象的。她笑眯眯地看着我，夸赞我长大了，长高了。

那是离别高老师之后，我与她的第一次不期而遇。

高老师是我的幼儿园老师。是我人生路上第一位可亲可爱的老师。我记得她，正如她记得我。欣喜在前，追忆在后。

六岁那年刚入园，高老师把我安排在前排，我偷偷地左看看右看看，没一个熟人孔，跟我差不多，都清一色的小小的个子，约摸二十几号人，都规规矩矩端坐在各自的座位上，等待着老师的检阅。我不知道从此时此刻开始，我人生的小班、中班、大班都将在这间教室里度过。那是漫长的入学前奏，更是童心烂漫的天堂。

那间教室，挺宽敞的，青砖黑瓦，平屋顶。前面，靠近门边，放着一架风琴，那是一架老式脚踏风琴，原木色的，声音挺好听。我热切盼望着，什么时候高老师能给我们演奏，教我们唱歌。这么思付着，我突然觉得上幼儿园还是有盼头的。

所以，在风琴前弹唱的高老师，也是我记忆中不可磨灭的风景。

我学会的第一首歌《血染的风采》就是高老师教的。她让我们唱歌时身体站直，两脚并拢，抬头挺胸，其姿势和“稍息”差不多。我们很高兴采纳了，在高老师的指挥下笑嘻嘻地围绕着那架老旧的脚踏风琴，有序排成两排，乍一看，气度不凡。想起来，那架势多么充满正气啊！高老师让我们大声唱，跟着她一句一句唱。那感动动地的歌曲，硬是被我们唱得荡气回肠。于是乎，“如果是这样，你不要悲伤，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的风采”，深深触进了我的心间。

紧挨教室边，还有一间矮小的平房，那是我们吃东西的地方，也是我记忆深处的清早。一年冬天，外面大雪纷飞，我们在高老师的带领下，齐整整走进小屋，围坐桌旁。我们都很听话地坐在小椅子上，静静等待着冬日的美食。

诗海浪花

烛照今日

□ 宣 义

回望，掠过身边的荒芜
对接起一往情深的凝视
苍老的眼框
含着青涩的泪泉

时光之雪
早已落进青丝万缕
经书一般的额头
延伸出另一种高峻
沟沟壑壑
青春，就从这些岁月的坎里
涨起了今日的潮

记忆从墨墨书香里飘来
铺满晨光的早读
落进了荷塘月色的经典
那支粉笔的叙事
清清爽扬
又飘成美丽的忧伤

那夜，师生间的对话
拓展了一片情感的操场
我们奔跑起来
由心灵点燃的灯火
在古今的传承里
烛照出另一条血脉



立德树人（剪纸）

魏晓红 作

港畔心语

百味家访

□ 思 蜀

他不能安心学习，父母的自私、粗野，必定也给孩子做出不好的榜样。从此以后，我努力多给小G一点爱，使他安下心来学习，尽管实际上起的作用不会很大。

D学生外语成绩不好，我去家访，想同家长商量每天放学后让孩子留半小时补课，可是这位家长听我说到他的外语成绩，二话不说，先给小D一个大耳光，打得他脸上手指印都出来了，孩子一下子逃出家门，出走了，后来再没来读书。我非常意外，也十分惋惜，本来是很有希望的事，却无可挽回了。也许这位家长会说，我是恨铁不成钢啊！是的，哪个家长不希望孩子好呢？可是你用这种粗暴方法，能让孩子接受吗？后来我非常痛心地听说，从那次出走后，小D虽然多次被警方找到并遣送回来，但他来了又去，去了又来，没有了正常的人生。

又一年，我去小港家访，来到小W同学的家，他妈妈见了我说，老

师来了？现在我打麻将走不开呢，你把成绩报告单留下就行了。在麻将牌的哗哗声中，我一时无语以对，按她的示意把成绩单放在她身边的凳子上，默然离开了。因为小W这个女孩子性格有点孤僻，本来我想趁家访机会与其家长商讨，是否设法让她多与社会接触，多与邻居接触。可是现在看来，与桌上的牌比，女儿是不那么重要了。

但另一些家访，则让我如同迎面吹到了春风。

那次去郭巨Y同学家，就在他家吃午饭了。很意外的，做儿子的居然耿直地说母亲，这碗肉丝炒得不嫩。接着便详细地把使肉丝炒嫩的诀窍告诉母亲，甚至能说出原理来。母亲问他怎么知道的，他说，是从同学家学来的。母亲便欣然答应下次试试。

去S同学家，S正与爹在对弈，我进门时，父子俩在为着一着棋而争得面红耳赤，见我进门，没有客气话，却

先叫我为他们当裁判。我笑着说，你们父子简直像弟兄俩，那个当爹的反应快，说，你就算是第三兄弟吧。

最难忘，一位G同学家境困难，我发现他橱柜的父亲常来学校的垃圾箱里捡废纸。一次我去家访，就问这位家长谈起了这事：“你去学校捡废纸，不怕你儿子失面子吗？”那位家长反问我：“你觉得我儿子有失面子吗？”他这一问，我倒想起，平时有看到，如果正是课时，儿子会跑出教室与父亲一起捡废纸，有时，还有同学随手把自己身边的废纸交给他带出去呢。

我脸有点红：“没失面子，同学们也没有看不起他。”那位家长笑着说：“我腿是拐的，脑子可不拐呢！我是特意去学校，去他教室外的垃圾箱里捡，让他习惯。这小孩还听话。”说实话，我虽然丝毫没有觉得这位家长捡废纸丢脸，但设身处地地想想，如果换成我，没有这个勇气！有这样的家长，孩子的心胸一定宽广。

不过那都是过去的事了。现在，人人用微信的时代，我羡慕同一个班的家长都建有一个微信群。我想，能够经常在群里交流，家长间一定能取长补短了吧。我相信，优秀的学生，背后一定有优秀的家长。

